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眾尋師

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，眾僧相見，安排齋供。四眾食畢，那女子也得些食力。漸漸天昏，方丈裡點起燈來。眾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，二則是貪看那女子，都攢攢簇簇，排列燈下。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：「院主，明日離了寶山，西去的路途如何？」那僧雙膝跪下。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：「院主請起。我問你個路程，你為何行禮？」那僧道：「老師父明日西行，路途平正，不須費心。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尷尬，一進門就要說，恐怕冒犯洪威。卻才齋罷，方敢大膽奉告：老師東來，路途辛苦，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；只是這位女菩薩，不方便，不知請他那裡睡好。」三藏道：「院主，你不要生疑，說我師徒們有甚邪意。早間打黑松林過，撞見這個女子綁在樹上。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，是我發菩提心，將他救了。到此，隨院主送他那裡睡去。」那僧謝道：「既老師寬厚，請他到天王殿裡，就在天王爺爺身後，安排個草鋪，教他睡罷。」三藏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遂此時眾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。長老就在方丈中，請眾院主自在，遂各散去。三藏吩咐悟空：「辛苦了，早睡早起。」遂一處都睡了，不敢離側，護著師父。漸入夜深，正是那：玉兔高升萬籟寧，天街寂靜斷人行。

銀河耿耿星光燦，鼓發譙樓趨換更。

一宵晚話不題。及天明了，行者起來，教八戒、沙僧收拾行囊、馬匹，卻請師父走路。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。行者近前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那師父把頭擡了一擡，又不曾答應得出。行者問：「師父怎麼說？」長老呻吟道：「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，渾身皮骨皆疼？」八戒聽說，伸手去摸摸身上，有些發熱。馱子笑道：「我曉得了，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，多吃了幾碗，倒沁著頭睡，傷食了。」行者喝道：「胡說！等我問師父，端的何如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半夜之間起來解手，不曾戴得帽子，想是風吹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還說得是。如今可走得路麼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如今起坐不得，怎麼上馬？但只誤了路啊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那裡話。常言道：『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』我等與你做徒弟，就是兒子一般。又說道：『養兒不用阿金溺銀，只是見景生情便好。』你既身子不快，說甚麼誤了行程？便寧耐幾日何妨？」兄弟們都伏侍著師父，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至，良宵才過又侵晨。

光陰迅速，早過了三日。那一日，師父欠身起來叫道：「悟空，這兩日病體沉痾，不曾問得你：那個脫命的女菩薩，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吃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管他怎的？且顧了自家的病著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且扶我起來，取出我的紙、筆、墨，寺裡借個硯臺來使使。」行者道：「要怎的？」長老道：「我要修一封書，並關文封在一處，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，見太宗皇帝一面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老孫別事無能，若說送書，人間第一。你把書收拾停當取與我，我一筋斗送到長安，遞與唐王，再一筋斗轉將回來，你的筆硯還不乾哩。但只是你寄書怎的？且把書意念念我聽，念了再寫不遲。」長老滴淚道：「我寫著：

臣僧稽首三頓首，萬歲山呼拜聖君；
文武兩班同人目，公卿四百共知聞；
當年奉旨離東土，指望靈山見世尊。
不料途中遭厄難，何期半路有災屯。
僧病沉痾難進步，佛門深遠接天門。
有經無命空勞碌，啟奏當今別遣人。」

行者聽得此言，忍不住呵呵大笑道：「師父，你忒不濟，略有些病兒，就起這個意念。你若是病重，要死要活，只消問我，我老孫自有個本事：問道那個閻王敢起心？那個判官敢出票？那個鬼使來勾取？若惱了我，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，又一路棍，打入幽冥，捉住代閻王，一個個抽了他的筋，還不饒他哩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我病重了，切莫說這大話。」

八戒上前道：「師兄，師父說不好，你只管說好，口分不尷尬。我們趁早商量，先賣了馬，典了行囊，買棺木送終散火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又胡說了，你不知道。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，原叫做金蟬長老，只因他輕慢佛法，該有這場大難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師父既是輕慢佛法，貶回東土，在是非海內，口舌場中，託化做人身，發願往西天拜佛求經，遇妖精就捆，逢魔頭就吊，受諸苦惱，也夠了，怎麼又叫他害病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裡曉得。老師父不曾聽佛講法，打了一個盹，往下一試，左腳屨了一粒米，下界來，該有這三日病。」八戒驚道：「像老豬吃東西潑潑撒撒的，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是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佛不與你眾生為念，你又不知。人云：『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』師父只今日一日，明日就好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我今日比昨日不同：咽喉裡口分作渴。你去那裡有涼水，尋些來我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好了，師父要水吃，便是好了。等我取水去。」

即時取了鉢盂，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。忽見那些和尚一個個眼兒通紅，悲啼哽咽，只是不敢放聲大哭。行者道：「你們這些和尚忒小家子樣。我們住幾日，臨行謝你，柴火錢照日算還，怎麼這等膿包？」眾僧慌跪下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不敢？想是我那長嘴和尚食腸大，吃傷了你的本兒也？」眾僧道：「老爺，我這荒山，大大小小也有百口眾和尚，每一人養老爺一日，也養得起百口日。怎麼敢欺心，計較甚麼食用？」行者道：「既不計較，你卻為甚麼啼哭？」眾僧道：「老爺，不知是那山裡來的妖邪在這寺裡。我們晚夜間著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鼓，只聽得鐘鼓響罷，再不見人回。至次日找尋，只見僧帽、僧鞋丟在後邊園裡，骸骨尚存，將人吃了。你們住了三日，我寺裡不見了六個和尚。故此，我兄弟們不由的怕，不由的不傷。因見你老師父貴恙，不敢傳說，忍不住淚珠偷垂也。」行者聞言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。等我與你剿除他。」眾僧道：「老爺，妖精不精者不靈。一定會騰雲駕霧，一定會出幽入冥。古人道得好：『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人仁。』老爺，你莫怪我們說：你若拿得他住哩，便與我荒山除這條禍根，正是三生有幸了；若還拿他不住啊，卻有好些兒不便處。」行者道：「怎叫做好些不便處？」那眾僧道：「直不相瞞老爺說，我這荒山雖有百口眾和尚，卻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。髮長尋刀削，衣單破衲縫。早晨起來洗著臉，叉手躬身皈依大道；夜來收拾燒著香，虔心叩齒念的彌陀。舉頭看見佛蓮九品，和那三乘慈航共法雲，願見祇園釋世尊低頭看見心，受五戒，度大千，生生萬法中，願悟禪空與色空。諸檀越來啊，老的、小的、長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一個個敲木魚，擊金磬，挨挨搗搗，兩卷《法華經》，一策《梁王懺》；諸檀越不來啊，新的、舊的、生的、熟的、村的、僧的，一個個合著掌，瞑著目，悄悄冥冥，人定蒲團上，牢關月下門。一任他驚啼鳥語鬧爭鬥，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。因此上，也不會伏虎，也不會降龍；也不識的怪，也不識的精。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，我百口和尚只夠他齋一飽。一則墮落我眾生輪迴；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跡；三則如來會上全沒半點兒光輝。這卻是好些兒不便處。」

行者聞得眾和尚說出這一段的話語，他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高叫一聲：「你這眾和尚，好獸哩！只曉得那妖精，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？」眾僧輕輕的答道：「實不曉得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今日略節說說，你們聽著。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龍，我也曾上天堂大鬧天宮。饑時把老君的丹，略略咬了兩三顆；渴時把玉帝的酒，輕輕呼了六七鍾。睜著一雙不白不黑的金睛眼，天慘淡，月朦朧；拿著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，來無影，去無蹤。說甚麼大精小怪，那怕他億懶膽。一趕趕上去，跑的跑，顫的顫，躲的躲，慌的慌；一捉捉將來，鏗的鏗，燒的燒，磨的磨，舂的舂。正是八仙同過海，獨自顯神通。眾和尚，我拿這妖精與你看，你才認得我老孫。」

眾僧聽著，暗點頭道：「這賊禿開大口，說大話，想是有些來歷。」都一個個諾諾連聲。只有那喇嘛僧道：「且住。你老師父貴恙，你拿這妖精不至緊。俗語道：『公了登筵，不醉便飽；壯士臨陣，不死即傷。』你兩下裡角鬥之時，倘貽累你師父，不當穩便。」

行者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。」擡起鉢盂，著上涼水，轉出香積廚，就到方丈，叫聲：「師父，吃涼水哩。」三藏正當煩渴之時，便擡起頭來，捧著水，只是一吸。真個：渴時一滴如甘露，藥到真方病即除。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，眉目舒開，就問道：「師父，可吃些湯飯麼？」三藏道：「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，這病兒減了一半，有湯飯也吃得些。」行者連聲高高叫道：「我師父好了，要湯飯吃哩。」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：淘米煮飯、捍麵烙餅，蒸饅饅、做粉湯，擡了四五桌。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，行者、沙僧止用了一席，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。家火收去，點起燈來，眾僧各散。

三藏道：「我們今住幾日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三整日矣。明朝向晚，便就是四個日頭。」三藏道：「三日誤了許多路程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也算不得路程，明日去罷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就帶幾分病兒，也沒奈何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明日要去，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看。」三藏驚道：「又捉甚麼妖精？」行者道：「有個妖精在這寺裡，等老孫替他捉捉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呀，我的病身未可，你怎麼又興此念？倘那怪有神通，你拿他不住啊，卻又不是害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好滅人威風。老孫到處降妖，你見我弱與誰的？只是不動手，動手就要贏。」三藏扯住道：「徒弟，常言說得好：『遇方便時行方便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』『操心怎似存心好，爭氣何如忍氣高？』」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，不許降妖，他說出老實話來道：「師父，實不瞞你說，那妖在此吃了人了。」唐僧大驚道：「吃了甚麼人？」行者說道：「我們住了三日，已是吃了這寺裡六個小和尚了。」長老道：「『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』他既吃了寺內之僧，我亦僧也，我放你去，只但用心仔細些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，老孫的手到就消除了。」

你看他燈光前吩咐八戒、沙僧看守師父，他喜孜孜跳出方丈，徑來佛殿看時，天上有星，月還未上，那殿裡黑暗暗的。他就吹出真火，點起琉璃，東邊打鼓，西邊撞鐘。響罷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小和尚兒，年紀只有□二三歲，披著黃絹襖衫，白布直裰，手敲著木魚，口裡念經。等到一更時分，不見動靜。二更時分，殘月才升，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。好風：

黑霧遮天暗，愁雲照地昏。四方如潑墨，一派靛妝渾。先刮時揚塵播土，次後來倒樹摧林。揚塵播土星光現，倒樹摧林月色昏。只刮得：嫦娥緊抱梭羅樹，玉兔團團找藥盆；九曜星官皆閉戶，四海龍王盡掩門；廟裡城隍覓小鬼，空中仙子怎騰雲；地府閻羅尋馬面，判官亂跑趕頭巾。刮動崑崙頂上石，捲得江湖波浪漣。

那風才然過處，猛聞得蘭麝香熏，環珮聲響。即欠身擡頭觀看，呀！卻是一個美貌佳人，徑上佛殿。行者口裡嗚哩嗚喇，只情念經。那女子走近前，一把摟住道：「小長老，念的甚麼經？」行者道：「許下的。」女子道：「別人都自在睡覺，你還念經怎麼？」行者道：「許下的，如何不念？」女子摟住，與他親個嘴道：「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。」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：「你有些不曉事。」女子道：「你會相面？」行者道：「也曉得些兒。」女子道：「你相我怎的樣子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相你有些兒偷生抵熟，被公婆趕出來的。」女子道：「相不著，相不著。我

不是公婆趕逐，不因抵熟偷生。

奈我前生命薄，投配男子年輕。

不會洞房花燭，避夫逃走之情。

趁如今星光月皎，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。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鸞儔去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暗點頭道：「那幾個愚僧，都被色慾引誘，所以傷了性命。他如今也來哄我。」就隨口答應道：「娘子，我出家人年紀尚幼，卻不知甚麼交歡之事。」女子道：「你跟我去，我教你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也罷，我跟他去，看他怎生擺佈。」

他兩個摟著肩，攜著手，出了佛殿，逕至後邊園裡。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，跌倒在地。口裡「心肝哥哥」的亂叫，將手就去掐他的臊根。行者道：「我的兒，真個要吃老孫哩。」卻被行者接住他手，使個小坐跌法，把那怪一轆轤掀翻在地上。那怪口裡還叫道：「心肝哥哥，你倒會跌你的娘哩。」行者暗算道：「不趁此時下手他，還到幾時？正是：『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。』」就把手一叉，腰一躬，一跳跳起來，現出原身法像，掄起金箍鐵棒，劈頭就打。那怪倒也吃了一驚。他心想道：「這個小和尚，這等利害。」打開眼一看，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。他也不懼他。你說這精怪是甚麼精怪：

金作鼻，雪鋪毛。地道為門屋，安身處處牢。養成三百年前氣，曾向靈山走幾遭。一飽香花和蠟燭，如來吩咐下天曹。托塔天王恩愛女，哪吒太子認同胞。也不是個填海鳥，也不是個戴山鰲。也不怕的雷煥劍，也不怕的呂虔刀。往往來來，一任他水流江漢闊；上上下下，那論他山聳泰恆高。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，誰識得是個鼠老成精逞點豪。

他自恃的神通廣大，便隨手架起雙股劍，叮叮璫璫的響，左遮右格，隨東倒西。行者雖強些，卻也撈他不倒。陰風四起，殘月無光。你看他兩人。後園中一場好殺：

陰風從地起，殘月蕩微光。闌靜梵王宇，闌珊小鬼廊。後園裡一片戰爭場。孫大士，天上聖；毛姹女，女中王；賭賽神通未肯降。一個兒扭轉芳心噴黑禿，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。兩手劍飛，那認得女菩薩；一根棍打，狠似個活金剛。響處金箍如電掣，霎時鐵白耀星芒。玉樓抓翡翠，金殿碎鴛鴦。猿啼巴月小，雁叫楚天長。□八尊羅漢暗暗喝采，三□二諸天個個慌張。

那孫大聖精神抖擻，棍兒沒半點差池。妖精自料敵他不住，猛可的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抽身便走。行者喝道：「潑貨，那走？快快來降。」那妖精只是不理，直往後退。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，即將左腳上花鞋脫下來，吹口仙氣，念個咒語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就變做本身模樣，使兩口劍舞將來；真身一幌，化陣清風而去。這卻不是三藏的災星？他便徑撞到方丈裡，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，杳杳冥冥，靈靈眼，就到了陷空山，進了無底洞，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親不題。

卻說行者鬥得心焦性燥，閃一個空，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，乃是一隻花鞋。行者曉得中了他計，連忙轉身來看師父，那有個師父。只見那獸子和沙僧口裡嗚哩嗚哪說甚麼。行者怒氣填胸，也不管好歹，撈起棍來一片打，連聲叫道：「打死你們，打死你們。」那獸子慌得走也沒路。沙僧卻是個靈山大將，見得事多，就軟款溫柔，近前跪下道：「兄長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要打殺我兩個，也不去救師父，徑自回家去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打殺你兩個，我自去救他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兄長說那裡話？無我兩個，真是『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』。兄啊，這行囊、馬匹，誰與看顧？寧學管鮑分金，休仿孫龐鬥智。自古道：『打虎還得親兄弟，上陣須教父子兵。』望兄長且饒打，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，尋師去也。」行者雖是神通廣大，卻也明理識時。見沙僧苦苦哀告，便就回心道：「八戒、沙僧，你都起來。明日找尋師父。卻要用力。」那獸子聽見饒了，恨不得天也許下半邊，道：「哥啊，這個都在老豬身上。」兄弟們思思想想，那曾得睡，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，一口吹散滿天星。

三眾只坐到天曉，收拾要行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：「老爺那裡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好說。昨日對眾誇口，說與他們拿妖精，妖精未曾拿得，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。我們尋師父去哩。」眾僧害怕道：「老爺，小可的事，倒帶累老師；卻往那裡去尋？」行者道：「有處尋他。」眾僧忙道：「既去莫忙，且吃些早齋。」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。八戒盡力吃個乾淨，道：「好和尚，我們尋著師父，再到你這裡來耍子。」行者道：「還到這裡吃他飯哩？你去天王殿裡看看那女子在否。」眾僧道：「老爺，不在了，不在了。自是當晚宿了一夜，第二日就不見了。」

行者喜喜歡歡的辭了眾僧，著八戒、沙僧牽馬挑擔，徑回東走。八戒道：「哥哥差了，怎麼又往東行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豈知道？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，老孫火眼金睛，把他認透了，你們都認做好人。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，攝師父的也是他。你們救得好女菩薩。今既攝了師父，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。」二人嘆服道：「好好好，真是粗中有細。去來，去來。」

三人急急到於林內，只見那：

雲藹藹，霧漫漫；石層層，路盤盤。狐蹤兔跡交加走，虎豹豺狼往復鑽。林內更無妖怪影，不知三藏在何端。

行者心焦，掣出棒來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大鬧天宮的本相：三頭六臂，六隻手，理著三根棒，在林裡辟哩撥喇的亂打。八戒見了道：「沙僧，師兄著了惱，尋不著師父，弄做個氣心風了。」原來行者打了一路，打出兩個老頭兒來：一個是山神，一個是土地，上前跪下道：「大聖，山神、土地來見。」八戒道：「好靈根啊，打了一路，打出兩個山神、土地；若再打一路，連太歲都打出來

也。」行者問道：「山神、土地，汝等這般無禮，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。強盜得了手，買些豬羊祭賽你，又與妖精結搆，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。如今藏在何處？快快的從實供來，免打。」二神慌了道：「大聖錯怪了我耶。妖精不在小神山上，不伏小神管轄。但只夜間風響處，小神略知一二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知，一一說來。」土地道：「那妖精攝你師父去，在那正南下，離此有千里之遙。那廂有座山，喚做陷空山。山中有個洞，叫做無底洞。是那山裡妖精，到此變化攝去也。」行者聽言，暗自驚心。喝退了山神、土地，收了法身，現出本相，與八戒、沙僧道：「師父去得遠了。」八戒道：「遠便騰雲趕去。」

好獸子，一縱狂風先起；隨後是沙僧駕雲；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，馱了行李，也踏了風霧；大聖即起筋斗：一直南來。不多時，早見一座大山，阻住雲腳。三人採住馬，都按定雲頭。見那山：

頂摩碧漢，峰接青霄。周圍雜樹萬萬千，來往飛禽喳喳噪。虎豹成陣走，獐鹿打叢行。向陽處，琪花瑤草馨香；背陰方，臘雪頑冰不化。崎嶇峻嶺，削壁懸崖。直立高峰，灣環深澗。松鬱鬱，石磷磷，行人見了悚其心。打柴樵子全無影，採藥仙童不見蹤。眼前虎豹能興霧，遍地狐狸亂弄風。

八戒道：「哥啊，這山如此嶮峻，必有妖邪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山高原有怪，嶮峻豈無精？」叫：「沙僧，我和你且在此，著八戒先下山凹裡打聽打聽，看那條路好走，端的可有洞府，再看是那裡開門，俱細細打探，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。」八戒道：「老豬晦氣，先拿我頂缸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夜來說都在你身上，如何打仰？」八戒道：「不要嚷，等我去。」獸子放下鈹，抖抖衣裳，空著手，跳下高山，找尋路徑。

這一去，畢竟不知好歹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